

另一個離於島* 또 하나의 이어도

高銀

U n K O

林于珊 譯

translated by Yu-Shan LIN

根源似乎並非是要理解的對象。所有的根源，皆是越相信自己正在逐漸接近它，就越又讓你明白，至今的理解有多麼地不足。因此，根源的理念經常是「無」。而濟州島的根源，似乎也無法逃脫像這樣的「無」的意義。

探究其原因，是因為不論各種人類學或考古學、亦或是推定史前歷史的機能多麼發達，其研究的另一端極點，仍存在著巨大的「無」。從「無」之中產生了無名及太初的生命，開始在史前時代出現世界原始的現象。

探索濟州島根源的冒險，是爲了要理解濟州島時所產生的特別的欲望。但是，必須要在跳脫「無」的前提下，才能夠理解濟州島。

投稿日期：2018年10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6月18日。

* 出處：高銀。1976。《濟州島：그全體像의 發見》。首爾：一志社。

airiti

這很令人絕望，但我正是想從那絕望之中理解濟州島，並且愛它。

如同中世紀以來大自然給予人類的試煉，濟州島也充斥著同樣的歷史試煉。在那裡承受試煉並非如此單純的事情，因為濟州的人們無法否認其同時承受了來自自然以及歷史的苦難。而這與由中世紀繼續往回時，如同被深海迷霧捲入的上古濟州所發生的狀況也相當符合。

當然，要發掘成爲三國時代新羅的朝貢地以前，那單純的濟州島之歷史狀況，並非容易之事。或許那個時代與羅馬五賢帝時代一樣，洋溢意外少見的幸福。朝鮮李朝牧史作爲儒教政策下濟州島的象徵而強化的三姓祠意識，在當時是不容懷疑的神話，那是連在古代即已完成的新羅現世佛教的政治理念也無法進入的、夢一般的空間。

然而，這樣一時的幸福也必須承受自然的試煉。在那個時代之前的徐市旅行或三姓起源說，因爲與現今的生活差距甚大，其爲濟州島最初的歷史試煉一事往往受到遺忘。

我所能知道的，僅有濟州島是東支那海、濟州海峽及玄海間的怒濤中所噴出的火山這件事而已。在火山轉變爲休火山的時候，甚至是在高麗時代中期，白鹿潭尙未積水成湖，不時憂心火山口的火柱不知甚麼時候會噴發。上古時代南蠻的海洋圈或中國、三韓及日本九州某處的裸潛漁夫和漂流者們登上這座遠海中的火之島，絕對是極大的冒險。

airiti

從那時起，濟州島便從一個無人島，開始轉變為歷史的島嶼。如果人類沒有出現，那裡只不過是一種自然的現象而已吧。

自漢拏山頂開始噴出暗紅色的岩漿之後過了幾萬年呢？熔岩化成了粉、化作土壤，孕育出兩千種植物的種子，而那些種子逐漸成長、茂盛，成為刻劃著年輪的樹木，百獸千禽蠢蠢欲動，人與禽獸開始在那茂密的樹叢間共同生活之後過了幾千年呢？

崔鉉培（최현배，1894－1970）曾如此讚嘆道。啊！不論何時在何地，能夠不經歷試煉嗎？哪個集團的第一步能夠免於歷史的試煉呢？但是，濟州島人們的試煉超越了這樣的一般論，並強化塑造濟州島實際存在的特殊性。

上古時代有位漂流者離開了原本居住的地方，成了永遠的海上失蹤者，進而帶著流亡的命運，漂流到濟州島海岸，這便是濟州歷史上的第一個試煉。在他們出現以前，大概未曾有過濟州島與人共同創造人類的歷史的情形吧！

他們實際居住後，對於初次發現的濟州島的驚異，形成了「濟州島見到他們也大吃一驚，如同巨女一般地跨開大步，從楸子島跨越到漢拏山」的神話。

濟州島並無原先就定居在此的住民，我們可以說，現今島民的生活意識中仍可窺見的固有的排他與自我防衛特質，其本質不過是反映流浪者的陰暗面而發展出的旅愁罷了。

最初漂流到島上的人們，肯定是懷抱著總有一天將再次回到他們原本所居住的地方，而決心撤離濟州島的美夢。然而，宛如要滲透全身的狂風呼嘯著，波浪化作山丘、化作塊狀物般湧來，在上古時代這樣充斥著黯淡與絕望的環境中，濟州流民的祖先們也就隨著歲月的流逝，在那裡定居下來了。

原住民們古代的旅愁在經過某個時期後，也逐漸轉為鄉愁的概念。從那時起，濟州島便成為他們營生的故鄉。接著，他們與濟州島合而為一，正式成為濟州歷史的主角。

濟州島的形成，並未就此歇止。漂流至此地的他們，開始從原住濟州的不安中創造出一些什麼。在以首都「高」、第二都「良（梁）」及第三都「夫」劃分的定居地，他們忘卻自己的故鄉，並在想像中創造出了另一座島嶼。名為故鄉的那個充滿熱愛的回歸之處，進化為另外一個夢幻之島。那個地方就是「離於島」。

離於島啊 離於島啊
離於 離於 離於島啊
聽到離於 便潸然淚下
停止談論離於 繼續前進吧
面向江南 看著海南的道路
離於島是路途的一半啊

這首〈離於島啊〉是婦女勞動民謠中具代表性的推石磨之歌。這裡所提到的「江南」指的是中國南部，而「海南」指的是南海的航道，解說這首歌謠實屬容易。

airiti

離於島是座落於濟州島的西南方，東中國海上的傳說中的島嶼。據說在仰賴潮流及季風的古代，離於島位於濟州島通往中國的航道上，從濟州島出發前往中國的進貢船隻經常在途中碰上此島的大浪而遇難。在這種情況下，離於島變成了死亡之島、前往冥世之島。

最近爲了調查這個流域是否真實存在而進行「藍色之島」探查，得出了其並非實際存在的結論。無論離於島與藍色之島究竟是否一致，離於島是濟州人們想像中的島嶼，並能肯定的是，濟州人們一直以來都藉由這樣的想像，相信著離於島是相對於他們生活根據地——濟州島的想像的死亡世界。

像這樣的巨浪、遇難之島「離於島」一帶，絕不是只存在著一些與大國進貢那種不光榮的旅程。也是有濟州漁夫們原始的小舟或帆船，意外地隨著春天的黑潮或風而漂離濟州島，而越過了古代的航線臨界點到遠地的例子。

那些漁夫們，在小船遭到大浪打翻即將沉沒的情況下，爲了生存用盡全力。在氣力用盡即將死去的瞬間，想必漁夫們還懷抱著遠海上會突然出現白色的「離於島」島嶼時的那種歡喜而死去。

當然，這樣死去的漁夫無法死而復生，回歸濟州島，也因此，在湛藍色大海中聳立著白色的「離於島」的事，是傳不回濟州島的。

一旦進入「離於島」流域便無法倖免於死，這大概意味著，曾

airiti

經在那裡捉著遇難船的碎片而奇蹟生還的漁夫之幻影，使得「離於島」開始變成濟州島廣為人知的現實故事與信念，在島上傳開。

它是死亡之島，是另一個世界之島。然而，離於島作為濟州島的另一個現實，與濟州人們的營生密切相關。就這樣，正是如此恐怖的死亡之島「離於島」，孕育出了濟州島最好的幻想。

相對於濟州島自身的痛苦、貧乏以及封閉的孤獨，離於島開始以夢的角色展開進化。換句話說，因為濟州島的氣候或土地所帶來的不幸、徹底的試煉，反而催生了人們希望能夠死在「離於島」的現象。即使播種，因著火山灰土的土地，種子及土壤皆被強風吹飛，同時又有持續九天、十天，宛如要將濟州島掩埋住的暴風雨，使得城山浦和牛島處在無預警響起的雷聲出現在海上的中世紀恐怖當中，如何使濟州人相信能在自己居住的濟州島獲得安定與幸福的保證呢？能夠說他們的生命多能戰勝死亡嗎？

如果是這樣，濟州人們乾脆希望到那死亡之島、白色之島死亡後，轉生於另一個世界，此外別無他法。若真要說，他們就是因為自己放棄了濟州島的生命那樣的絕望，才會設定了如此終極的希望。而那，就是「離於島」。

「離於島」可說是濟州人們從現實逃往永恆的理想時，幾近宗教性的目的地。

airiti

卡謬(Albert Camus, 1913-1960)的恩師葛倫尼爾(Jean Grenier, 1898-1971)所著《島》(*Les Îles*, 1959)的譯註當中，針對發表於《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雜誌的〈幸福的島嶼〉(“Les Iles Fortunées”)敘說如下：

「幸福之島」甚或是「至福之島」，是自古以來許多詩人及思想家所想像的幻想之島。例如，在希臘是死者以至福之人身分前往的地方。另外，在16世紀詩人比埃爾·德·龍沙(Pierre de Ronsard, 1524-1585)贈與人文主義者穆黑(Marc Antoine Muret, 1526-1585)的詩〈幸福之島〉(“Les Isles Fortunées”, 1553)中歌詠道：

啟程吧 Muret 前去尋求別的地方吧

更美好的天空 其他更美好的魅力

逃吧 逃吧 逃向某處

爲了在其他的地方 在永遠的休憩中生活

盧蒙涅(Paul Laumonier, 1867-1949)於《抒情詩人龍沙》(*Ronsard, Poète lyrique*, 1923)一書中解說道，對龍沙來說，「幸福之島」正是「想像的國度，離開受到戰爭、精神上各式各樣的不幸所困擾的歐洲的他，打算逃往的美夢般的彼方」。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 1883)中屢次提起這座島，最後感嘆道：「至福之島也已經不存在了。」拉威爾(Maurice Ravel, 1875-1937)也以同名的標題作出美妙曲子。(J·Grenier著，井上究一郎譯，《孤島》)

像這樣理想且超現實存在的島嶼，與佛教的極樂和天上、陶淵明的桃花源仙境、柏拉圖(Plato)對話錄中提到的海克力士支柱外的亞特蘭提斯島、非洲的黃金鄉埃爾多拉多、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的《烏托邦》(*Utopia*, 1516)，以及《長阿含經》的鬱單越、中國的無何有之鄉、金洲、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

1674)、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黃金鄉、許筠(허균, 1569-1618)的樂島思想等，並非全無關聯。

既然如此，為何這樣的思想之島對人們是必要的呢？為何詩人和哲學家們要偏離現實而嚮往那樣的島嶼呢？這些疑問的解答，莫非是因為人們對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社會及自己的家庭，皆似背負了永恆的罪一般地擁有著厭世的感覺？

無論在何種情況下，要活下去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對於受此事實概念所支配的人而言，認識世界最深入的觀察便是佛教的苦諦思想。在佛教裡，生存的業苦是以「苦海」來表現。接著，產生了渡過苦海、通往極樂幸福所在的島嶼或彼岸的當為。就這樣，無論它深奧與否，上至佛陀、更早以前的婆羅門賢者，下至連名字都沒有的賤民，皆抵達了否定現實的起源。

人類藉由否定自己所生活的現實，開始發現世界。或許就這樣爲了創造出人類所需的事物，而找到了生命的原點也不一定。

明確的是，濟州人的「離於島」也正是藉由否定這樣的濟州島，而創造出了另一座濟州島。但是他們並未如同濟州人們所共同期盼的，從濟州島前往「離於島」。他們在代表自身所生活的嚴酷環境的農地中，建造了自己的祖先及家族的墓地。憑藉著這種日常中生與死共存的、根本上的安心感，來撫慰絕海中的孤獨。

airiti

既然如此，「離於島」究竟是什麼呢？只不過是無用之物嗎？離於島實際上在任何地方都無法發揮作用嗎？並非如此。濟州人們隨著自身經歷過的試煉，逐漸發現它是多麼地單調。濟州島的自然和歷史告訴他們，越是荒涼，就越是單純地反覆著。

生存這件事變成是無聊的、絕望的、枯燥無味的且無意義的。至此，雖然從未公開地體驗過，但他們確信了想像的世界中「離於島」的實際存在。

離於島啊 離於島啊
離於 離於 離於島啊
聽到離於 便潸然淚下
請不要再 提起離於了

身為漁夫的丈夫在長久的懶散後，蹙著表現出南蠻風五官特徵的濃眉出海去。而身為辛勤工作的農婦，妻子將田裡收割回來的穀物放進石磨裡磨成粉。

丈夫並非只在昨天和前天出門，都已經過了數個月了。出海後過了數個月意味著永遠的失蹤。但是，妻子並不打算儀式性地在心中認定丈夫的死亡。雖然是懶散的丈夫，但在丈夫出門後的數個月間，丈夫的愛藉由她愛著丈夫而被認為是完整的。丈夫的遇難因此變成了敵人。如果有誰來通知丈夫的死訊，妻子只會喊叫「胡說八道！」，並對前來通知的人心懷怨恨。

即使是這樣的妻子，她們默默相信的另一個世界「離於島」，在

不知不覺中，也無可避免地成爲魂魄的聚集地。一方面，她們堅決否認任何人說的話，另一方面，她們隱藏於工作服下的心中，那遙遠的、遙遠的海浪間，她們的丈夫與白色的「離於島」卻又合爲一體而浮現。

根據「離於島」的幻想的歷史，「離於島」成爲悲傷的島嶼，對濟州島婦女來說，也成爲對生命的怨恨所必要的存在。就這樣，聽見「離於島」的「離於……」，她們不僅悲傷湧上心頭，連眼眶都盈滿淚水。離於島如勉強以「離於島」的漢字表記，正意味著永遠隔絕於濟州島。

據說，那座島就位在從濟州島前往中國的途中。那座島是濟州人們怨恨的歸結。留下來的妻子，久候丈夫的歸來而精疲力盡。從黎明前到日落後黑暗擴散開來爲止，在混雜著小石子的農地裡耕作、除草、甚至必須費心於圍石牆防風、防牲畜。不只如此，還有用石磨將收成的穀物磨成粉的工作等著她。

在這樣毫未間斷的勞動中，離於島獲得了旋律，克服了必須與對丈夫的愛的悲傷一同活下去的煩惱，孕育出自我淨化的歌謠。

在不知不覺間，離於島也從吞沒丈夫的敵人，發展爲不工作也能過下去的無上歡喜，她開始祈禱能夠早日前往丈夫平穩生活著的另一個世界的「離於島」。

airiti

在此之前的她，內心想法並非如此單純。即使到了自己的一生即將結束的時候，她仍然不忘死後前往「離於島」的丈夫。

離於的門 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
離於島的路 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道路
去了之後 歸期究竟是何時
補著襪套
漿洗衣服
焦急地 等著 生活著
歸來 究竟是何時

濟州島的婦女歌謠〈離於島〉所醞釀的愛的悲傷，若是在其他的地方，例如〈珍島阿里郎〉或〈旌善阿里郎〉，大概會以更訴諸怨念的赤裸音調來歌唱吧！但是，濟州島的妻子們不需要那樣的裝飾，以單純、直接的感情創作出她們的歌謠。不得不將前往「離於島」的丈夫當作是在另一個世界的丈夫來理解——這樣的生活不僅是一瞬間的絕望，而是經歷了永遠的絕望，成爲一首歌謠，隨著風向的轉變時遠時近地傳到人們的耳裡。我們可以說，濟州島的試煉越是單純，這首歌謠越能創造出因其單純性而顯得偉大的單純性。

如果要以另一個角度來理解這件事，就以濟州島歷史與其連結的方式看看吧！對於古代的本國——那個時代不會將陸地當作是本國來思考，且現今濟州人們所說的「陸地部」這個語彙，其概念與其說是本國或宗主國，不如說是指稱他者的意思——中國、日本等國的掠奪、鎮壓、侵略及蹂躪，希望能克服其時代的不幸之長久以來的歷史宿願，使人聯想到丈夫死後所前往的另一個世界的「離於島」。

airiti

「離於島」不只是推石磨的歌謠，在始於四世紀左右的裸潛業海女們「潛水（海女）歌謠」中，也被普遍地使用。那就是〈離於島啊〉。

離於島啊 離於島啊
即使這隻船槳快折斷了
我的手腕將會折斷嗎？
在漢拏山 難道沒有
堅硬的木材嗎？ 離於島啊

意思是說，爲了前往「離於島」，就算將漢拏山上所有的樹木都做成櫓折斷，也在所不惜。對於海女來說，「離於島」是結束她們辛苦裸潛業的地方。那裡才是她們的天堂。在那裡，已先前往的丈夫們正等待著。

「離於島」的誕生應該是從濟州島歷史中某種自覺覺醒時開始的。換句話說，確認濟州島爲濟州島人們的現在，作爲其孤獨與苦難、以及與他們無止盡的忍耐並行的各種不幸所衍生出的期望的顛峰，「離於島」因而被創造出來。

所以，她們只要聽到「離於……」的聲音就會流下眼淚，表露出觀想的感動。「離於島」對濟州島來說，是另一座濟州島。「離於島」即使否定濟州島的現實，語感上來說，它仍含有還原到濟州島的意思在。

如其所述，濟州人們並非前往「離於島」，而是從濟州島嚮往著「離於島」。面對在海洋圈環狀帶中漂流的宿命，試圖離開濟州島

airiti

的冒險，實際上在李朝時代以前是從未見過的。雖說在近代後期，濟州牧使曾對離島人數眾多的禾北關發出離境禁止令，在那之前，他們一直相信著濟州島就是他們畢生的籍貫地。不，應該是說不必相信、理所當然地自生意識與生俱來地支配著他們的生活。

這樣的意識脫離了濟州島便不會浮現。因此，將濟州人們朝向另一座濟州島「離於島」的理想扎根，更加補強了濟州島的意義。濟州人們即使呼喊「離於島」百、千次，前往離於島這件事絕對會回到濟州島，因而成爲一種逆說。

這樣的濟州島對於生活在那座島之中，非也！對於在那座島上沿著海岸鋪設一圈砂礫道路的住民來說，是怎麼樣也無法逃離的故鄉。從他們的觀念實現他們的離於島脫逃計畫，所抵達的地點正是他們自身所否定的濟州島。

再次說明的話，濟州島人爲了在濟州島得以生存，以濟州島→離於島→濟州島的往相回向和還相回向的自我還原，作爲他們生活上的形而上學被創造出來。

無論是甚麼東西或甚麼事情，如果未曾有過一度將其否定的「真實的苦痛」，便無法對該事物投注愛情。濟州島人正是從這樣堅毅的自我否定的次元中，實現他們對於濟州島的愛。

在此，我們可以找到理由來說明爲何相較於投注於其他地區的熱

airiti

愛，他們對於濟州島的熱愛是無可比擬的。正因為這樣的愛，所有的險惡條件與不幸，藉由將其克服者之勝利，濟州島成爲一種至高無上的驕傲，接受席捲而來的祝福之浪潮。¹

* * *

據說濟州島和中國、日本等地的交通由於便利的水路，在古代的東支那海、玄海一帶就有蓬勃的交易往來，但當然也不是全天候的。在這點上，閑麗水道和瀨戶內海也是一樣的。

這樣的樂觀仰賴於濟州島人的「水技（海上技術）」，舉例來說游泳、乘船、天氣預測等以及冒險精神。要問爲什麼的話，是因為在波濤洶湧的海上航行這件事，只有在海上天氣以及潮流平穩時才安全。

但是，由於濟州島位於東支那海的入海口，從南支那海沿著巴士海峽、菲律賓灣而上的黑潮與日本沿岸的沿岸口海流交會的地方，造成濟州島沿岸有許多從海上來的漂流者。從以前就有很多遠赴安南、東洋探險的荷蘭、葡萄牙、琉球、日本、中國船隻漂流到濟州島的案例。

濟州島人自身也是始於這樣的漂流者，此一事實同時也是濟州島透過與他者的關係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他者的發現。甚至或許還有

1 譯註：以下省略41頁至49頁關於濟州島歷史、歌謠與文化的介紹。

airiti

南太平洋漂流而來的痕跡，這項推測是來自於，南太平洋人們的民俗文化也混雜於濟州島。

又，琉球島的民房、石牆的樣子跟濟州島非常相似，儘管有這樣的關聯，但是對濟州島本身來說，與外界接觸的經驗並未對這裡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響。

遠的海上 唱長的歌
近的海上 唱短的歌
搖著槳 要去哪呢
江南的海 雲雨密布
不要將船 出航濟州海上

海女潛水歌的範圍，除了她們前往外地謀生的分布之外，侷限於濟州島的近海區域。作為濟州島的天職，裸潛漁業將她們維生的活動海域限制在這樣的範圍，是因為海女的工作僅止於沿岸區域，這也說明了濟州島人精神上海平面的界線。在這裡，男性的漁業工作場所是再遠一點的海上，海女稱其為「遠的海」，但其實還不及到實際的「離於島」的距離。漁夫們橫渡離於島這件事不只作為漁夫的活動，而是生與死之間最後的漂流。

在這樣的海洋環境中，濟州島生活的基本環境論就是他們的孤獨和自我封閉。大海跟山不一樣，被認知為開放的空間，山讓人感到層層疊疊、深邃、憂鬱而寂寞，但大海首先完美擴展了視野，讓人們感受世界的廣闊。

airiti

但這樣的海只是對比於山或其他自然環境而已。在只能看到大海的島上生活，那大海其實嚴厲地限制住了封閉的生活界線。人們雖然與這片大海上的天氣和波浪，以及海帶來的魚獲及海草直接相關，但他們的家不在海上，他們的路和田也不在海上，大海就只是表現出人們與大海自身的絕緣。

濟州海女當中，有人只以大海維生，也有不少農婦白天在田裡工作，傍晚回家後就像繞去市場或菜園一樣，到海邊潛水捕撈，然後開始準備晚餐。她們以「去田裡」一詞表現到海裡捕撈章魚、鮑魚、海帶、貝類。在她們家後面的大海其實就跟她們的農地沒有什麼不同，就像自家菜園一樣。

但是，這樣的海田思想其實只以海的前端為對象。越過海的岸端，「一」字型般的戰慄深藍的水平線，事實上才是她們的眼中前往另一個世界的第一步。濟州島涯月的一個老婆婆曾經語帶自傲地跟我說，我死了以後要去大海和天空的盡頭。

因此，濟州島人是在與大海斷絕的狀態下，只相信著濟州島的土地而生活下來。那麼，他們有多封閉多寂寞呢？濟州島的方言、民謠等到現在還異常完整地保存下來，並不是因為他們有優良的文化保存機制，而是因為那樣的絕海孤島之封閉及孤立。

在15甚至20公尺的波柱拍打海邊岩崖的颱風中，與所有事物處於隔絕狀態的濟州島——曾經歷過這樣的濟州島的人便會了解絕望

airiti

是什麼，孤獨是什麼。濟州島的大海可以在剎那間成爲一望無際的死亡寂靜之蔚藍大海，成爲晴空萬里的絕景，然而，那樣的大海帶給濟州島人們多麼深的失意以及令人戰慄的孤獨者的感情，不是住在那裡的人是不會知道的。去濟州島短期旅行的人，就只是來看那裡的全景之旁觀者而已。

濟州島不是美麗的地方，而是可怕的地方。在那樣的地方生活的人們透過現實創造他們想像力最極致的「離於島」。如果沒有「離於島」，要如何在濟州島生活呢？

住在山地浦的一個老漁夫和夥伴某日出門從事近海捕撈時，遭遇可怕的大浪，船隻破損而漂流海上。他好不容易抓到一片船隻殘骸的木板，咬牙死命趕走經過的幼鯊魚群，最後筋疲力盡邁向死亡。他再也使不出任何力氣，意識漸漸模糊，就在他的身體即將變成屍體成爲鯊魚群的食物前一刻，他大喊著17世紀的名言「任其所行，任其所爲」，自己跳入大海中，用僅剩的力氣向前游，當他陷入再也游不動、完全無力的狀態而步向死亡時，最後襲向漁夫的就是孤獨與絕望。

但是，此時漁夫最後的視野出現白色的絕壁，「離於島」不正出現升起到海面上嗎？

「離於島！離於島！離……」喊叫完，他的意識漸漸喪失。然而，老漁夫在喪失意識的情況下，意外地遇到某個海潮，開始被海

airiti

潮帶離。只能說是奇蹟出現，他漂流到濟州山南東邊表善的海邊。村裡的人以為又是哪個屍體漂上岸來，仔細查看，發現他尚存一絲氣息，將他移往神房祝禱，治療身體使他重生。經過一段時間的療養，他終於回到他的家鄉涯月。但是回到家後，他卻不開口說一句話。妻子和兒子猜想他大概是受到大海的衝擊變成了啞巴，或是被大海的鬼神附身而陷入永遠的沉默。兒子不停大聲呼喊「說說話啊！說說話啊！」，老漁夫卻像廢人般虛脫地沉默不開口。

就這樣，某一天漁夫臨終前，他抓近兒子的耳朵，對著他那唯一的兒子的耳朵說：「離於島！我看到離於島了！」，話一結束就斷氣了。老漁夫被埋葬在蕎麥田正中間。兒子因為對於父親看到離於島的感動，在父親葬禮結束隔天就離開村莊，遊走四方。

結果他無法保守「離於島」的秘密，把父親看到的離於島對每個人都說是自己看到的，後來他成了瘋子，一下嗚嗚噎噎哭著，一下嘻嘻哈哈大笑。聽到這件事的人也說他自己看到「離於島」，然後變成瘋子。就這樣，他們瘋狂而死，「離於島」的故事流傳到了環繞濟州島一圈的各個村子。

在濟州島的孤獨、痛苦所創造出的「離於島」，透過這樣迫切的想像傳遞，可以看得出濟州島擁有的虛構世界是多麼徹骨的苦痛。

船啊船啊 我的船啊
承載著我的身軀
這是要向著何處去呢

airiti

以海為路

以波濤為門檻

一尺兩尺 深邃的水中

為了追尋生鮑、海螺

漂遊於這片大海

然而，濟州島的觀想總是因現實而潰敗。離於島越是迫切，現實就更迫切。他們必須生活，必須生活在這滿是火山灰堆積石的土地上。

在這樣的地方，戰慄於傳入耳中的美麗的少女和少女的歌聲，她們吃的黑色大麥飯和青菜、白菜湯如何孕育出這樣美麗的少女，如何讓她們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酸甜感官性呢？

美麗，神秘，那漢拏山，那濟州島。是誰在這絕海雲濤中投下一塊土，造出這海中仙府呢？所謂三神舊國、九韓勝地就是此地嗎？所謂家家橘柚、外外驕驕就是此地嗎？就像是「為見君兮，往來此兮」般，喜不自勝地伸出手，對方也像是說著「吾亦於此俟君兮」，而慢慢走來。

李殷相（이은상，1903-1982）的《耽羅紀行 漢拏山》（《탐라기행 한라산》，1937）中這樣寫著。在這般讚譽中隱含的讚美自然之秘密，在於不能遺忘，創造那樣的美歷須經巨大的傷痛。

濟州島習得如何從不放棄在島上展開之現實、堅忍渡過被否定掉

airiti

的人生之方法。濟州島也從不讓島的現實損及島的觀想，崇敬島的觀想而守護濟州島的歷史。

是啊，看看那漢拏山，時而隱身在雲中，時而露出了山頭。在這天然的雲霧當中，誰能在一朝當中領悟出什麼呢？濟州島的解讀或許只有在那裡生活千年萬年的當地子孫才有辦法。人們認為自己能夠理解某個事物或某種運動時，疑問：我是否真正理解那些事物？濟州島只會對重複那些疑問的人，從無窮的隱者口袋中，嶄露出它謙遜的姿態、高傲的樣貌。

我無法在濟州島還存在的期間一直與它共存，我認為，濟州島必須藉由超越我死後的各種臆測之永恆而存在。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濟州島無法給予我真正永恆的快樂。人們在死後期盼能長久不被遺忘的欲望變得神聖。